

楹聯文學概論

鄭鑒樞編著

一時
三密
萬下第
詠歌成家

齊璜聯語

齊白石，湖南湘潭人，原名純芝，
後更名璜，字渭清，號瀕生。詩文畫篆
刻俱卓爾成家，1955年獲國際和平獎。

海天出版社

(中國·深圳)

楹聯文學概論

鄭鑒樞 編著

增訂本

海天出版社
(中國·深圳)

粵新登字10號

責任編輯 周景芳
裝幀設計 黃 強

原名楹聯講座

鄭鑒樞 編著



海天出版社(中國·深圳)出版發行

深圳大學印刷廠承印

廣東省新華書店經銷

32開本 850×1168 19印張 440000字

1993年9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1997年9月 第二次印刷

2002年9月 第三次印刷

2007年9月 第四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冊

ISBN 7-80542-796-8/G.205

定價：48.00元

序 言

楹聯是我國獨有的民族文學藝術珍品，舉世無雙。它從駢體文和律詩發展而來，是駢體文和律詩的提煉與濃縮，迄今已有千餘年歷史，自成一格。它用兩闋最簡練的，長短不拘但彼此對仗的語言，緊扣主題敘事狀物、言志抒情，充分體現漢語文學的“對稱美”，並以極強的概括力，引導人們深思回味，誘人于潛移默化之中，讀後使人產生豐富的聯想，受益無窮。

楹聯經過長期的演變和發展，至今已成為豐富多彩的，為廣大人民群衆所喜聞樂見的、獨特的文學藝術形式。它已深入到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每年春節家家戶戶寫春聯，婚姻喜慶寫喜慶聯，祝壽寫壽聯，吊唁寫挽聯，各行各業開業寫行業聯。還有品德修養聯，寺廟廳堂聯，風景名勝聯等等。其生命力強，應用範圍廣，雅俗共賞，老幼咸宜，不斷為中華民族文學藝術增添異彩！

深圳市長青老齡大學校長鄭鑒樞先生，近年來根據離退休老人急需學習楹聯知識的要求，在廣泛搜集資料的基礎上，撰寫了一本楹聯教材，定名為《楹聯講座》。他在長青老齡大學文學班親自講課，受到校內學員熱烈歡迎，紛紛要求刊印此教材。後來內地一些老齡大學也來函成批

訂購此書。因此在原來《楹聯講座》的基礎上，作者再次修改、補充和精心編纂，改名為《楹聯文學概論》，向社會刊印發行，這無疑是繼承和發揚我國民族文學藝術傳統一件好事。

新編的《楹聯文學概論》共四十餘萬字，內分五章，論述楹聯的起源、歷史；楹聯與漢語漢字的不可分關係；楹聯的分類和格律；楹聯的操作手法與修辭手段等，作為教程，它涵蓋楹聯的歷史、理論、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內容，并概括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各種見解、說法又是當代楹聯界大多數學者所公認的，這些內容正好使《楹聯文學概論》成為別開生面的一部聯書。作者運用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修辭、邏輯和比較語言學等方面知識、把歷代流傳下來的大量聯作資料，按其一定的思路系統編纂在一起，精心地進行文字加工，把知識性和藝術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全書由淺入深、再深入淺出地講解楹聯的知識和技巧，使初學者感到越學越有興味；已有一定楹聯知識的讀者也感到收穫豐厚。這是一部很好的楹聯教程，值得推廣。

作者廣東東莞市人，一九四六年畢業于中山大學文學院。在學期間參加了當時中大我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學生組織。大學畢業後，進入廣州《每日論壇報》（見1986年《廣東革命報刊研究》）任編輯主任，有較深的文學素養。解放前加入粵贛湘邊游擊隊，參加解放寶安縣工作。解放後一直留在寶安縣、深圳市任中學校長、教育局長、幹部

培訓中心主任和大學圖書館館長等職，長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

我于一九八一年認識作者，十多年的交往，深知其對深圳寶安有特別深厚的感情。作者爲人清正，作風嚴謹，爲事特別認真負責，有學者之風，我素仰其人。他離休後，隨即與一批退下來的幹部，籌辦深圳市長青老齡大學，他是這間大學的創始人之一并任校長，一直爲深圳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工作，幾十年如一日，深受人們的尊敬和愛戴。

深圳市長青老齡大學創辦七年來，越辦越興旺，已總結出一整套辦學經驗，多次在全國同類學校座談會上作介紹，受到好評。我省老省長劉田夫同志知道後，于一九九一年夏，親臨學校視察。他在聽取校長等人的工作匯報後，非常高興，大加贊許。并即席揮毫，意味深長地題詩一首云：“松柏長青映碧天，枝繁葉茂數千年。幾經風雨老尤壯，安得兒孫學祖先”。我想，即將出版的《楹聯文學概論》。也必將同長青老齡大學一樣，在教學實踐中幾經風雨，枝繁葉茂，爲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學形式發揚光大，爲中國老齡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它應有的貢獻！

劉波

一九九三年二月于麒麟山療養院
(二〇〇七年九月重訂)

桓子無所國之魂
寶健承發揚源遠
你長

叔固文陳江行原刻

目 錄

序 言

劉 波

題 詞

陳 江

第一章 檻聯的起源和歷史 ······	1
第二章 檻聯是中國獨有的文學形式 ······	20
第三章 檻聯的分類 ······	26
第四章 檻聯的格律 ······	46
第五章 檻聯的藝術手法 ······	86
(一) 嵌字(名)法 ······	87
(附) 緜名聯 ······	161
鑲字聯 ······	166
助詞聯 ······	167
(二) 拆合字法 ······	170
(附) 析(變)字形聯 ······	187
置換字聯 ······	193
(三) 偏旁字法 ······	195
(四) 叠字法 ······	201
(附) 連綿詞相對聯 ······	210
(五) 連字變讀(通假)法 ······	214

(六) 同音字法	219
(附) 同韵字聯	229
押韵聯	231
(七) 同字相對法	233
(八) 同字交叉對法	239
(九) 錯位對法	243
(十) 復字法	245
(附) 連環字聯	264
(十一) 復字轉類法	269
(十二) 反復法	277
(十三) 隱缺字法	291
(附) 謎語聯	301
(十四) 煉字法	306
(附) 藏字聯	312
(十五) 節縮法	313
(十六) 飛白法	316
(十七) 兩讀法	319
(十八) 兩兼法	322
(十九) 頂針法	326
(二十) 倒順法	336
(二十一) 回文法	347
(二十二) 無情對法	353
(二十三) 借對法	360

(二十四)串對(流水對)法	368
(二十五)對比法	373
(附)反義字聯	379
(二十六)襯托法	384
(二十七)自對法	395
(二十八)排偶(比)法	412
(二十九)算術法	428
(三十)數字領法	434
(三十一)總分法	437
(三十二)暗接法	443
(三十三)比喻法	450
(三十四)比擬法	468
(三十五)拈連法	479
(三十六)移就法	482
(三十七)通感法	484
(三十八)象徵法	488
(三十九)雙關法	492
(附)別解聯	507
(四十)諧音法	512
(四十一)借代法	525
(四十二)誇張法	538
(四十三)警策法	545
(四十四)急轉法	553

(四十五)反語法	554
(四十六)假稱法	558
(四十七)設問法	563
(四十八)引用法	580
(四十九)藏典法	583
(五十)脫化法	592
(五十一)續(改)聯法	603
(五十二)仿擬法	627
(五十三)集(摘)句法	645
(五十四)白話聯和方言聯	673

後 記

編著者

第一章 檻聯的起源和歷史

對聯，俗稱“對子”，雅稱“楹聯”，別稱“楹貼”、“門聯”、“聯語”、“聯句”等。對聯最初是貼于門側用來慶賀春節的，習慣稱之為春聯或門聯；後來鐫刻在堂屋前的楹柱上，又叫做楹聯或柱聯。

對聯是我國獨有的一種文學形式，也就是漢語文學中用以表達思想感情的一種獨特體裁。它不同于一般文章，也不同于詩詞歌曲，它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和普遍的實用性。從古以來，對聯深受中國人喜愛，是中國人“雅俗共賞、老幼咸宜”的藝術珍品。

對聯的形成和產生是在殘唐五代以後，而真正的楹聯直到明朝才出現。清·梁章鉅在他編著的《楹聯叢話》中說：“廟中楹聯，宋元絕無傳句，大約起于明朝，至本朝始盛。”

所謂對聯，就是相對成聯。相對包括字數相對，詞性相對，結構相對和平仄相對。這些特徵與格律詩中的“對仗”相同，所以人們學會“對仗”，也就懂得如何作對聯了。

對聯的撰作技巧繁多，其修辭手段幾乎包括漢語文學的全部修辭格，而且，有些手法為一般文學創作所未用。

春節貼春聯，結婚貼喜聯，祝壽送壽聯，吊唁送挽聯，入住新居貼新居聯，各行各業開業貼行業聯，這早已成為我國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習俗。

近年來，全國興起了愛書法、學書法的“書法熱”，與書法交相輝映的對聯也慢慢地熱了起來。每年元旦春節各地都有徵聯、賽對活動，各級楹聯學會相繼成立，各種聯語書刊暢銷于市。這充分顯示了楹聯經歷千年的旺盛生命力。楹聯作為我國獨有的文學藝術和書法藝術相結合的產物，它源遠流長，久傳不衰。

楹聯的起源，可以從文學上和歷史上加以探索。

文學上的探索要追溯到古代詩文中的“對句”。對句的原始形式為排偶。我國語言學家王力在《漢語詩律學》中說“自從有了語言，也就有了排偶，因為人事和物情有許多是天然相配的”。排偶向工整化發展便成對偶。

我國最古的書中已經出現對句(排偶或對偶)。例如：

“滿招損；謙受益”。(《尚書》)。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易經》)。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詩經》)。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 (《老子》)。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

“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海。” (《荀子》)。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分流” (《楚辭》)。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抒。(《古詩十九首》)。

漢魏六朝興起的賦，使用對句就更多了：

曹植《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

陸機《文賦》：“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

左思《三都賦》：“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峙。”

江淹《別賦》：“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

庾信《哀江南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橋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

東漢以後的駢體文，可以說通篇都是“對句”。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寫的《滕王閣序》，辭章華麗無比，是千古傳誦的名篇，其中大多數都是“對句”。

以上所舉，祇是“書面語”中較早出現的對句。

其實，語言是同人類并存的，遠在還沒有“書面語”之前，人們在“口頭語”中早就經常使用對句，這是因為對句的緣起，基于人心之聯想。人類自有語言以來就注意到客觀事物的對稱關係，語言反映這種關係必然產生了對句。南朝(梁)劉勰在他的專著《文心雕龍·麗辭》開篇就說：“造化賦形，肢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這段文辭清晰地指出人類在運用語言的過程中產生對稱式句法的必然性。

但是，對稱式的句法在歷史的進程中還是不斷演變和進化的。

其原始形式，往往平仄不大協調，對仗不够工穩，而且不避同字相對，所以叫做“排偶”。後來逐漸出現了平仄協調，對仗工整的“駢儷之句”，這稱為“對偶”。

對稱式的句子一對句，包含排偶和對偶，對偶比排偶高一層，是排偶的完美形態。因此可以說“對偶句”乃是對聯的前身。而對聯就是從古詩文中的對偶句發展演化而成。對偶的句式、句法早在殷周以前就存在了。後來自覺地在詩文的創作中運用對偶藝術的始於兩漢的賦作家(如司馬相如等人)。賦，這種文體很講究文采和韻律，到魏晉朝代，賦體作品日益駢偶化，從而產生了駢體文。到了南北朝時，駢儷之風更盛，唐·劉知幾在《史通》中說，這種文體“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這時期的作家對於對偶和聲律更加注重和講究，把前人的對偶技巧發展到極至，于是在詩歌和駢體文中創作出大量屬對精巧的作品。至此，產生對聯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而沈約，劉勰等人所創立的聲律說的出現和傳播，更對對聯的出世起了催生作用。

“對偶句”又是起源于隋成熟于唐的近體詩的“中心部分”。律詩每首八句，每兩句叫做一聯。第一、二句叫首聯，第三、四句叫領聯，第五、六句叫頸聯，第七、八句叫尾聯。按格律規定，領聯和頸聯必須對偶(對仗)，例如：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用正楷字印的是對偶句，以下同)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孟浩然《過故人莊》)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鶯洲。

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白《登金陵鳳凰臺》)

有些律詩，首聯或尾聯也用對偶句。這樣，一首詩中便含三副對聯(準確說是三雙“對偶句”):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李白《送友人》)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寫的一首七言律詩，不止頷聯和頸聯對偶，而且首聯和尾聯也對偶。換言之，全首詩由四副對聯(四雙對偶句)組成：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杜甫《登高》)

當然。絕句^⑩由兩雙對偶句組成也是有的：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鶯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杜甫《絕句》)

^⑩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絕”就是“截”，絕句就是截取律詩(八句)中四句而成的詩，“故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

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頭尾四句。”

六朝以後，近體詩達到完美的定型階段，這時律詩中的頷、頸二聯更加要求對仗工整，聲律和諧，於是警策之句、精彩之筆都集中在“對偶句”上；同時發生了摘句欣賞和品評的風尚。據《候鯖錄》記載，北宋·蘇東坡曾書白居易《江樓久望招客》詩中二句：

“風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掛在自己屋裏的墙上，長久鑒賞。他覺得這聯句“屬對之工，無可倫比。”其實，在蘇東坡之前的唐代已有人把詩文中一些對偶句，摘錄出來編成集子供人欣賞，如貞觀中褚亮編撰成《古文章巧言語》，無竟編成《古今詩人秀句》等。

唐以後，一些文人墨客，又常常把前人詩文中的句子集合成對聯（這叫做集句聯），用以自陶其趣，或贈友應酬。根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曾集謝貞詩和王籍詩各一句而成一佳聯：

風定花猶落（謝貞）

鳥鳴山更幽（王籍）

又據《蓼花洲閑錄》說，石曼卿集句比王安石還早些，他曾集一聯贈人：

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賀詩句）

月如無恨月常圓（石曼卿詞句）

明·郎瑛《七修類稿》說：“集句起于宋荊公、曼卿，可謂絕唱”。

經歷了宋元兩代，對聯便從律詩的“摘句”和“集句”中逐漸形成，最後成為獨立的文學形式。由此可見，古詩文中的大量“對句”是對聯的“源頭”，近體詩中頷、頸二聯又是對聯的“母